



无常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。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。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。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。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

以上是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传唱一时的〈好了歌〉。曹雪芹藉着一个「疯癫落脱」的跛足道人之口，以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，若要好，须是了」，世事万般，总归「无常」，直如冰水浇面，巨棒敲头，唱破了世人对功名、富贵、夫妇、儿孙的偏爱与执迷。

继〈好了歌〉之后，曹雪芹趁热打铁，剑及履及，透过因听歌而悟道的甄士隐所增添的新注，为〈好了歌〉反覆宣扬的「无常」更进一解，对世人再发其觉迷破执的狮子吼：

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、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那知自己归来丧！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作强梁；择膏粱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！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杠；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！

花开花必落，月圆月必缺，桑田会变为沧海，三月阳春过后，任谁也阻隔不了三九寒冬的到来；华夏民族本是一个最富历史感的民族，历史上由成转败由兴变衰的无尽事例，再加上道家唱「无」于前，释氏扬「空」于后，使得中国人从来就对「无常」充满了「存在的感悟」。人对美好的事物总希望能据为己有，这是「贪」；占有后便千方百计保有，这是「痴」；由求之不得或因得而复失所挑激起的苦、痛、怨、愤、忌、妒、恨，这是「瞋」。「贪」、「痴」、「瞋」这三种情感，可以说是人类的附骨之疽，人人生而俱有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佛家向来把「贪」、「痴」、「瞋」视为人生「三毒」，而旧的「三毒」又会不断产生新的「三毒」，生生不息的「三毒」随顺着因果的锁链不断轮回，人类正因为无法摆脱「三毒」的囚笼，便只有永久沉沦于「生死苦海」。人类只有真正领悟到万事万物的「无常」，认清了自己所「贪」、所「痴」、所「瞋」的一切，到头来都只不过是「为他人作嫁衣裳」，都只不过是一场空，才有可能挣脱轮回的锁链，逃离「生死苦海」。故「无常」正是释氏克治「三毒」的解药，佛典千言万语说「无自性」、说「空」，无非都是对「无常」的强调和疏证。曹雪芹深受佛家「无常」思想的影响，故《红楼梦》以〈好了歌〉作为全书的主题曲或宗纲，可谓事所必至，理有固然。

对于个体的情欲的过份偏执迷恋，「无常」确是一剂有效的解药，这道理就和广东人在三伏的酷暑天要饮王老吉凉茶调节体温一样。只不过，再好的王老吉毕竟只是凉茶，不能代替正餐。我们对个人的泛滥情欲，当然应该而且有必要加以节制，但所节制者只不过是孟子所鄙夷的「小体」。对于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公义等普世的价值，对于能增进全人类的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数的一切事物，我们便决不能以「无常」视之而不去努力追求。因为，每个人除了有「小体」之外，还有民胞物与、博施济众的「大体」，而此一「大体」，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」，「天地与我共生，万物与我一」，又怎么会是「无常」的？而一切关乎「大体」的奋斗和追求，都不仅不是「无常」的，而且还是永恒的！儒家把「立德」、「立言」、「立功」称为「三不朽」，其意便在于此。「不朽」与

「无常」正相反对。正因深知为「小体」的有限与「无常」，我们才会更努力和更自觉地追求「大体」的无限与永恒。

花落了花还会再开，月缺了月还会再圆，沧海又会变回桑田，寒冬过尽阳春一定会再来；让我们在「立德」、「立言」、「立功」的努力和追求中，摆脱「无常」命定的魔咒，成就每个人的永恒和不朽。

